

江碧水向东流

长江大保护十周年
长江流域地市媒体百村蹲点调研行



坐落在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内的婺源县秋口镇石门村。

“人鸟共生”绘就幸福图景

□文/图 上饶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晓昕 龚俊慧

江西省婺源县秋口镇石门村石门自然村,位于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的中心区,也是极度濒危鸟类蓝冠噪鹛自然保护小区,植被多样、生态良好。

2023年10月11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婺源考察时指出:“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,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,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。”

9月底,记者走进石门村,开展蹲点调研,探寻这座小山村因鸟而兴、因人而美的幸福密码。

鸟儿是全村人的宝贝

晨光初透,静谧的星江河薄雾氤氲。67岁的护鸟员兼义务讲解员俞旺金推开家门,沿着青石板路走向村口河岸那片葱郁的水口林。

这片由古樟、乌桕、枫杨组成的天然林,是婺源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的核心区,也是全球极危物种蓝冠噪鹛的关键栖息地。每年4月至7月繁殖期,许多蓝冠噪鹛会飞到这片天然林中,栖息、繁衍。眼下,虽不是蓝冠噪鹛的繁殖期,他仍坚持巡护河道,观察湿地公园沿线的动静。

“2000年,这种消失81年的鸟类在婺源被重新发现时,野生种群数量仅50多只。2023年,总书记来我们村考察时是250余只。现在,你猜猜有多少只?”俞旺金向记者,却又自答,“600多只呀!”他的嗓音难抑激动。

为了守护好蓝冠噪鹛这张生态名片,石门村成立专业护鸟队。他们每天绕村开展巡护,每周在湿地公园

沿线开展一次“大巡护”。蓝冠噪鹛繁殖期间,村里在其栖息地周边拉起隔离线,避免游客误入惊扰,最大限度保护蓝冠噪鹛繁殖环境。“林子很大,蓝冠噪鹛来自野外的威胁也很多。”俞旺金告诉记者,“树林里最多的就是松鼠了,它们是杂食动物,会偷吃鸟蛋来补充蛋白质。”为了防止松鼠“偷吃”,他们会在林子里放置一些笼子,笼子里再放置一些诱饵来捕捉松鼠,捕捉后再把它们放归到远一些的山林中。

“如今,护鸟已成为石门村每个人的本能。”俞旺金说。今年5月14日,70多岁的村民程益弟在河边洗衣服时,发现一只蓝冠噪鹛雏鸟落入水中,她赶紧丢下手中的衣服,叫来了护鸟员,经悉心照料后,这只“蓝精灵”完成野化训练,成功回归自然。每到繁殖期,全村自觉开启“静音模式”——施工暂停、车辆绕行。这种发自内心的守护,让石门村赢得了“鸟中大熊猫”蓝冠噪鹛的深情眷恋。

为鸟儿定制“理想家园”

“蓝冠噪鹛会选择在这里安家,正是因为石门村古树多、环境好。”俞旺金讲解道。

护鸟先护沙洲。水口林生长于月亮湾沙洲之上,而这片沙洲曾因河水冲刷而日渐萎缩。村民陈社泉清晰记得,好几年前一场大雨,沙洲上有树倒了,鸟窝也掉了下来。为修复这片关键栖息地,当地请来南京大学专家团队,用钢筋石笼加固堤岸,并在岸边铺卵石,在沙洲上补种枫杨、水杉等乡土树种,并同步种植蓝冠噪鹛喜食的枇杷、桑葚等食源植物,为鸟儿定制“理想家园”。

保护与发展的博弈也曾在此上演。“沙洲上环境好,村民喜欢在这里养家禽。”2019年4月底,饶河源国

家湿地公园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凤莺巡护时发现,沙洲上还有20多个鸡棚,一两百家禽与蓝冠噪鹛争食。当年5月,张凤莺便与村委会商议,决定拆除鸡棚,另划养鸡区域。

“护鸟归护鸟,怎么鸡都不让养了?”部分村民“不买账”,张凤莺听到不少抱怨。转机出现在2024年。婺源县推行“政府付费买生态”机制,石门村23户村民与湿地公园管理办公室签订自然保护地地役权协议。村民获得生态补偿金后,主动退出沙洲的耕作养殖。

“沙洲回归自然,两年的时间里,蓝冠噪鹛种群数才会成倍地增加。”俞旺金说。

“人鸟共生”带动增收致富

“欢迎直播间的宝贝们,3号4号已经满了,5号6号还有房间,喜欢的宝贝们赶紧下单……”还未走进许美玲的花屿民宿,就已经感受到了她的忙碌。

这位曾经在县城经营西餐厅的女老板,如今已是石门村最火的民宿主理人。2023年底,她毅然关闭了县城的餐厅,回到石门村将自己的老房子进行“大刀阔斧”的改造。去年,全村接待游客量达65万人次,许美玲的花屿民宿自去年5月开业以来,营业额达到了70万元。

一只鸟带“飞”一个村,也带回了一批返乡创业的青年。如今的石门村已经迎来67位村民“归巢”创业,民宿由2023年的2家增至47家。村委会还统一规划了摊位,供村民出售本地特产。

依托蓝冠噪鹛这张“生态名片”,当地大力发展生态旅游,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有活干有钱赚。“正月梅花对雪开,二月杏花迎春来……”月亮湾河畔的竹筏上,竹筏工王新兰唱起了当地民歌《十月花》,歌声缓缓流淌,在静谧的星江河上悠悠回荡。

今年58岁的王新兰是2020年返乡的,听说村里

的游客多了,她便买了竹筏,加入了竹筏队伍,可是好景不长,大家你一只我一只的,秩序混乱,谁也赚不到钱。“2023年初的时候,在这里自发经营的竹筏有100多只,经营秩序非常混乱。”秋口镇党委书记吴锦寿告诉记者。最后,石门村以生态资源入股,与婺源文旅集团合资成立月亮湾水上运营公司统筹竹筏运营,带动60人就业,45名村民成为正式竹筏工。“忙的时候一天能开20趟,一年下来至少有3万元的收入。”

村民们不仅是员工,更是股东。吴锦寿说,“公司每年60%的利润都会作为‘生态分红’,发放给沿线村庄的1800位村民。去年,每人拿到了450元的分红。”因为蓝冠噪鹛,这个仅有118户、人口仅512人的石门村走上了“共同富裕”。去年,石门村人均年收入达3.6万元,较10年前增长了9倍。

夕阳西下,晚风轻拂着百年的水口林,俞旺金结束了当天的最后一场讲解。晒秋广场的“笑脸墙”上,一张张幸福质朴的笑脸,共同绘就了石门村“人鸟共生”的幸福图景。

姚公渡的百分百

□文/图 上饶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钟芷涵 孙志红 陈玉霞

清晨的鄱阳湖,烟波浩渺。朝阳的金辉洒在湖面上,碎成万点金光,也照亮了姚公渡村崭新的白墙黛瓦。

村民胡根水不再像祖辈那样迎着曙光驾船出湖,而是沿着整洁的村道漫步锻炼。他的身后,几艘旧渔船静静地搁浅在岸基上,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,诉说着过往,也见证着姚公渡的“新生”。

从“靠水吃水”到“靠水护水”,从“水上漂”到“岸上富”,这片曾经因渔而兴的土地,如何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,奏响新时代“看得见山,望得见水,记得住乡愁”绿色乐章?

近日,记者来到江西省鄱阳县渔港花园——姚公渡村蹲点,倾听退捕渔民的上岸心声。

从“靠水吃水”到“多元就业”

“祖祖辈辈都在湖里讨生活,除了打鱼,我们还会啥?”回忆起四年前的那场变革,姚公渡村党支部书记黄海娇记忆犹新。当时,很多村民和她一样,内心充满了焦虑与不舍。“渔船渔网就是渔民的‘命根子’,一下子收了,心里空落落的,更多的是担心未来吃什么、干什么,以后的生活怎么办。”

村民胡战水当年50岁,是家里的顶梁柱,一身的捕鱼本事在湖里能换来丰厚的收获,可上了岸,他感觉自己“成了瞎子,路都不会走”。“企业招工嫌我年纪大,没技能。那段时间整夜整夜睡不着觉,就怕坐吃山空。”他的困境,是当时许多“洗脚上岸”渔民的真实写照。

只有解决了大家的生计问题,村民才能安心、村庄才能和谐。面对迷茫的村民,姚公渡村的村委们没有等待。

“我们给困难村民帮忙协调公益性岗位,还组建了‘搬运队’,想尽办法帮大家就业。”黄海娇说,这是一场

与时间的赛跑。村委干部一对一摸底,建立就业台账,精准对接县里工业园区的企业用工需求。同时,县里组织的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开到了村里,电工、焊工、家政服务、电商直播……过去摆弄渔网的手,开始学习新技能。

“我现在也是搬运队的一员,年收入也有四五万元。”胡战水告诉记者,现在搬运队有15个人,大家生活好了很多,收入比打鱼时还稳定。

村民们自己也在“找出路”。50岁的胡建新是村里第一批洗脚上岸的渔民,现在在建材大市场开了一家门店,一家人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;52岁的邹福寿转业后搬了家,小孩念书生活都方便了很多……更多退捕渔民在新生活中开启了新职业。

如今,姚公渡村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,上岸渔民就业率达100%,人均年收入达6万多元。曾经担忧的“失业”,被满满的“获得感”取代。

从“捕鱼为生”到“护渔为荣”

“我从小就跟父亲在湖上漂,鸬鹚停在哪,鱼群就在哪。”望着波光粼粼的水面,正在巡湖的胡相彪仿佛还能看见从前父辈站在船头“呼鹰捕鱼”的画面,他说,“那时候水比现在还要清,鱼一跳能进舱。”

曾几何时,过度捕捞和水域开发,让这片水域褪去光泽。渔船越捕越多,鱼却越捕越少。直到2020年,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入“十年禁渔期”,姚公渡和千万个渔村一样,迎来了命运的转折。

胡相彪一家,是这场转变的缩影。

他们家祖祖辈辈都在捕鱼,父亲胡根水养了一辈子鸬鹚,如今再也不用风吹日晒,安心在家偷闲;大哥也不再出湖,转业到镇上做卖鱼的营生;自己则凭借对鄱阳湖水域的熟悉成了鄱阳县的巡湖协管员,日夜守护着

这片水域,实现了“捕鱼人”到“护湖人”的身份转变。

“这条河养育了我们,我们也想保护好它。”每天巡湖,胡相彪都要走上十几里,查看有无偷捕偷排,劝离违规垂钓,偶尔还要救助搁浅的鱼类,遇到岸边玩耍的人群,他也会提醒他们带走垃圾。

禁渔五年,渔民的上岸,换来了湖泊的休养生息。鄱阳湖正在恢复记忆中的模样。

“现在巡湖,才有点我小时候的样子。我们不上岸,鱼儿就回不来。”偶尔,姚公渡村委会的理事会会长章树春会到江边散步,看着日渐清澈的湖水和不时跃出水面的鱼儿,他不禁感慨现在生活方便,日子更好了,人们开口就是笑:“想想子孙后代能看到这样的景象,值了。”

从“渔火点点”到“万家灯火”

如今的姚公渡,渔火渐远,但生机却更浓。草木掩映之中,白墙黛瓦错落有致,推窗见绿、抬头见景,俨然一幅生态宜居的田园画卷。

在村文化广场上,老人们悠闲地聊着天,孩子们追逐嬉戏;村里规划整齐,环境整治,依托毗邻鄱阳湖的生态优势,正尝试发展乡村旅游,一些村民将自家小楼改造成了民宿,准备迎接前来观赏湖光山色的游客。

57岁的张菊花在村里是一名公益保洁员,“虽然是重复的工作,但是比以往安逸很多,很踏实。”她一边扫着石板路一边笑着说,“把村子扫得干干净净,大家看着舒心,我看着也高兴。”

夕阳西下,余晖将姚公渡染成温暖的金色。村头“共抓大保护、不搞大开发”的标语在晚霞中格外醒目。“这是我们共同的家。”文化墙上,一行村民手写的

标语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。黄海娇现在和村里人都熟悉,常常和大家唠家常,脸上都是笑容,她说:“我们渔民是最讲实际的,吃饭的问题解决了,心就定了,现在遇到什么事都是一起想办法解决。”

村委会的展示厅里,搁置的旧渔船静默陈列,蓑衣、渔网、鸬鹚模型摆放整齐,成为一座微型的渔文化博览角。它们不再出征,却以另一种方式“航行”——承载着乡愁,也驶向未来。

人不负青山,青山定不负人。从“靠水吃水”到“靠水护水”,从“水上漂”到“岸上富”,姚公渡不再被渔网拴住日子,而是被绿意包裹、被笑声环绕——日子不再靠“捕”,而是靠“守”。守好这一方绿水青山,就守住了比捕获更长久、更踏实的好光阴。

微光穿云,洒在昌江与乐安河交汇的老渡口。水面碎金闪烁,静静流向鄱阳湖的浩渺烟波。



姚公渡渔港花园换新颜。